

黎錦明著

馬大少爺的奇跡

現代書局

馬大少爺的奇蹟

黎錦明 著

現代書局

1928

1928 2 1.5 分冊

1928 3 1.5 出版

1—1500冊

版權所有

每冊實價三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目 次

馬大少爺的奇蹟 1

株守 41

人間 59

上衙門 67

一個死者 81

小 岔 兒 89

一個瘋人 113

馬大少爺的奇蹟

詩人李白題辭：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詩人 Dryden 題辭：

“Nor is it duty, or our hope alone,
Creates that joy, but full fruition.”

—

四圍盡皆樹影，花香，鳥聲，山色……否，那是一條馬路，只有享有者的華麗偉岸的樓屋，只有享

有者的弦歌和嬌語；微笑，藝術，和平，幸福，都生存在這裏面。

一輛汽車，坐着一個少年；那在飛駛中的一點安祥的笑意，一點遠颺的雪茄輕烟，正象徵着他的快樂。他剛從他的岳父公館裏出來，汽車直朝花兒街駛去。

這少年這回爲的是報一個絕大的嫌怨。他用了一種藝術方法。汽車在紅寶家門口停住時，他將馬褂脫下來交把車夫，登着那換了的露窟窿的襪和半舊的花緞鞋，將小紗帽沾一點灰，斜嵌在腦頂上，搖搖拽拽的擡進門來。

『噯——一位。北廳！馬大少爺……』那守在屏風口的烏龜大叫一聲說。

花院裏很沉靜，只那挂在簷邊的鸚哥怪聲學着喚客。在門縫裏他瞞見紅寶還在梳頭，黛玉在牀邊焗衣服，綠玉和珍珠在鏡臺前面搽粉。老鴿板着臉在那壁咒罵着。

他閃進門，便聽見珍珠和黛玉假親熱的叫了一聲「早哇」。紅寶還微笑着回了回頭，綠玉却早

在鏡裏瞥見他身上的馬褂沒有了，連襟也不在。

『馬大少爺，您真是……』老媽勉強的站起來，替他倒了一杯隔夜茶，道：『人人都說您什麼都高興！自然，人要高興纔有福氣。您來了，誰又不巴結巴結？您憑眼兒瞧瞧，咱們這兒的客人無論是辦大差事的，辦小差事的，做買賣生意的，當公子的，那個不是一天兩三趟，三天七八十來趟？是呀，咱們這兒，誰都說！茶烟又周到。招呼又靈快。鐘頭又準兒。姑娘又不亂跑，就腳跟兒給抽了筋也會說會笑，愛奉承，愛巴結。什麼都有個七八開。不說別人，就說對您馬大少爺，北邊兒不比在蘇州上海，從來就不打雷；若是在蘇州上海，就雷打上了頂都不能怨你半個字！真的，咱們姑娘七八歲就教起，教出來那一門兒的客人是什麼心，什麼癖氣，想什麼，要什麼，都摸得出來，比一部洋書都說得通。比方說，昨天晚上十二點，咱們這兒正來了好幾個客人打茶園，誰知道新昌那鬼吊了魂的小夥子又找上門來啦，連擋也擋不住，就只拚命的嚷那個幾塊那個幾塊，那個幾塊幾毛；唉，客人都呆着啦。還虧

珍珠見巧兒，把今天買早飯米的錢偷出來給他懷裏一捧，說，明兒十二點咱們再叫你罷。唉，剛纔不是又來了嗎？……真叫我……您瞧！等一會兒又得來！……』說着，便把手絹朝眼上一蒙，做個要哭的樣子。

馬大少爺早就沒有聽見，一股坐在珍珠旁邊，給她親了一個開心的嘴。

『暖，大少爺……我說您真寫意，』珍珠低聲道。『您怎麼連馬褂都不着呢？』

『上了當舖啦！』他立刻一嘆。

『真的，真的？』珍珠瞅住他道，接著看了看他的腳後跟，又瞥了瞥他那翻轉來的帽子。『噢，我就不信；您當了馬褂咱們可要去拉黃包車啦。』

『你當真不信？』

『你信我不信！』綠玉在那壁叫道，便扭扭蕩蕩的跑過來將手往他懷裏一伸，將一隻薄薄的皮夾子掏了出來。他的皮夾原是空的，鈔票却早已藏在襯衣口袋裏了。

皮夾給綠玉翻了一通，僅僅只掏出幾張安了

四五個頭銜的名片和一本長期的遊藝場入場券。她將入場券往自己的懷裏藏了，嘴一撇的一聲冷笑，將皮夾丟在珍珠的鏡箱後面。

大少爺却打了個大哈哈說：『實在，一臺客就請了我一百二十塊。趕明兒罷，一定請你逛通晚；老三，你要什麼呢？什麼都答應。』

『什麼我都不要！』綠玉苦着臉道，『明天！又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那嗎就今天好罷？』大少爺沉吟着說。

『今天什麼時候呢？』黛玉在那壁搶着問。

『今天……晚上十點。』

『不成！』

『九點？』

『也不成！』

『那嗎就喫過晚飯？』

『也不成！我說大少爺真個要做東，非得立刻就去。』綠玉說着，彷彿很動惱的模樣將他使勁一拉。他笑着乘勢將綠玉一撲，抱着她放在膝上廝鬧起來。

老鴿只是在那壁假聲假意的嘆氣。

『老三，你別傻了罷，』始終沒有動聲色的紅寶嬌着喉音說了，將梳理好了的髮往腦後一揚，露出那幅蛾眉而蒼白的臉來。『人家找着你開心，你聽見了沒有？我說，大少爺一走來就說謊！他從來沒有說過謊；今天聽見了廢話，可不是嗎？聽了廢話誰高興呢？老四，還是你去賠個情面兒，咱們有的是飯喫。……』

大家都默然。綠玉便乘着廝鬧在大少爺的懷裏掏着，叫了一聲『唷！』將那一大捲鈔票從他的襯衣口袋裏攪了出來。立刻，她一把掙出了身跳在屋中間將鈔票顯示的藏在懷裏。大家都笑着瞥了她一瞥，

『哎呀，老三你真好意思，』紅寶連氣也吐不過來似的莊嚴着說，『我說你老早就發了昏，快去跟大少爺賠個情面罷。人家帶錢來就准花給你用麼？真是，小器！……』說着，跑過來將綠玉的臉重重的刷了兩下。

綠玉的臉通紅了，嗔着道：『人家寫寫意，我就

不是寫寫意嗎？喲，真個虧了你來！誰不知道大少爺有錢……』說着，彷彿要哭似的扭着紅寶一頓亂揪。

黛玉和珍珠都笑着怨罵綠玉了。老鴇也斗然笑了起來，便馬上叫娘姨，開電扇，擺點心，沖可可茶了。『真的，我早就想我一和大少爺開玩笑，大少爺也一定會和咱們開玩笑。瞧，老三這丫頭還哭！你不是當真叫人家着惱嗎？』誠然，老鴇承認她自己剛纔的哭分明是假的了。

大少爺在那壁開始唱斬黃袍。

一個多鐘頭後，她們都裝飾好了，一齊擁上汽車來。汽車和一條癩狗一樣的在大街上直衝着；彷彿全個街市都踏在他們的腳底下。大少爺第一次覺到這回的豪放，兩臂將排在兩旁的四個粉頸一圍，縱目看著前面正在慌亂的讓避他們的行人車輛，好似，以後他永久是多妻主義的真實信徒了。

他替紅寶買了一雙二十八圓的高跟鞋，替黛玉買了一件二十元的綢衣料，替綠玉，珍珠買了每件十八圓的金頸鍊。半個鐘頭後，他帶着她們在遊

藝園兜了一個圈，在大舞臺看了五分鐘的轅門斬子便當臺叫着『奔！奔！』走了；接着，到一支香番菜館了。晚上九點他和她們回堂來開始叉麻雀。十一點，他只得託故出來。他所借的一百八十圓完了，——給仇通通報了。他在汽車上只覺得輕輕鬆鬆的，他的靈魂和汽車行駛時的風一樣的蕩漾。

他回到了公館。

二

他一跨進自家的門便有些愁苦了，很不平的想道：『真是碰鬼！討個黃臉老婆幹什麼用的呢？』

實在，誰都知道前財政總長的女公子綺雲小姐配給馬大少爺是算不得珠聯璧合的，無論她的爺是總長或總統。她并不大醜，只是像一個車夫，而且潑悍。馬大少爺也許是具有高尚的理想罷，老早就沒有顧到這些；因為他的岳父的官銜實在叫人過於傾倒了。新婚的一兩月，他只是拚命奉承她，給她梳頭，擦背，拔痧，……每一次奉承她必得有一次另外的成功。自然，她得着這樣一個美男子

爲丈夫，在一種異樣沉醉之中，什麼事都答應他。一回娘家去她便對兩親說出許多令狗都會笑掉牙的謊話，以爲他實在太過於盡丈夫的責任了。然而，爲着他的條件太苛而且太多了，她對他便有些失信任起來，因此他也漸漸的對她裝蹩腳了。他時常通夜不回，她便通夜守在鏡臺前面老等，瞅着挂鐘上面。無情的時間一滴一滴的過去，有時竟叫她着起惱來，簡直想要將擺給停了或者將上面的針倒扒了過去似的。她是這樣的愛她的丈夫！有時，當坐在鏡臺前面時她心中却也發過問：丈夫愛她或許不是真的罷，因爲……；但一矚見丈夫那膩媚的笑容和異樣鮮紅的嘴唇便完全迷醉着了，但也彷彿以爲自己和同樣迷醉了詩人的聖瑪麗亞和雅典女郎一樣。就這般，她得了全世界的三等女子都不曾享到的甜香幸福。

她的丈夫這一晚破例的回來了。一進門，她便替他脫長衫，打扇，把汗衫襟扯伸還給他，將頸扣子扣起，接着，對春香亂罵起來，什麼服事他的命命都下了，只恨這丫環少生了幾條腿似的。

『……噯，真是無事忙！』她注視着丈夫柔柔的說，在他的額上撫了一下，『阿彌陀佛，你不是中了暑嗎？這樣的發燒發熱！』

其實，大少爺在暑天從來就沒有得過熱病，整天的不在電扇前面喝涼風，便是啜上等可可冰淇淋。因而他的腦袋終年都是涼的，却只有一雙腳是熱的，到晚上回來就嚷着要洗腳水，浸了半個鐘頭之後，便將那起了雞眼的腳趾拚命的擦。

『……什麼世界！真是無處不是鬼。』他正在擦腳，忽然臉朝着天花板罵道：『又要喫冷飯！公債票三百塊，酒席館百五十四塊，汽車夫也要百二十塊，……明天不交齊又要丟臉。他媽的老子不當強盜，如果要當強盜，起手就得把那班什麼臭督軍省長總長一頓亂砍！哼，留了他們幹什麼？扒錢！一點人情面子都沒有，只會鑽，會拍，……唉，國不亡纔是豈有此理……』罵着，他又叫春香道：『……黃壬生那混賬東西呢？』

『早就睡啦……』春香在門邊顫聲答。

『睡啦？叫馬三把他捆起送來！』

『算了罷，噯，十二點啦，那個不睡了呢？』坐在沙發上吸著水煙的少奶奶嘆口氣說。

『什麼話，我要寫公文到衙門去！這樣的世界……』

『就明天寫不遲呀，噯。』

『明天？明天老子就要辭職！這樣的毛差事誰會幹？不是你爺介紹的，老子早就辭職啦。哼哼，一個月拿四百塊，只穀請一臺客！……去罷，趕快叫他來。』

他剛在妓院裏報了仇，回家來却又想對她報起仇來。她着實的發急；當他剛回時就隱約聽見他叫春香另外在客廳裏去搭牀舖。他湊巧的回來了，的這一夜還得要丟開她睡！這是何等的叫她作「春閨怨」呢？

門簾開了一縫，黃壬生哼了一句「呼龍耕煙種瑤草，逐鹿登雲試劍花，……」躬了進來。他是這公館裏的一個久居的食客，除開一件罩在身上終年不換的竹布長衫和那善逢迎阿諛的老笑臉外，什麼都沒有。因為窮，他無論怎樣也討不到大少爺的

好，可是老太太說他到底是馬家的故交，給他每天養鹿茸驢膠補神。因為老太太畢竟有四十來歲了，一到晚上十二點便氣痛，聽說壬生會手術，特的請他按時進房去給她捶腿！然而他一出老太太的房門便什麼身份都沒有了，在馬公館的人看來彷彿茅廁板都應該給他舐光似的。有時竟連汽車夫和廚房裏的小毛崽子都誠心對他捉弄起來，好像是喫陳醋。

黃壬生走進來對大少爺請安。大少爺板着臉將腿一伸，就叫他擦腳。他只是笑嘻嘻的，蹲下來捧住大少爺的腳皺眉一看，嘆口氣道：『唉，紅肉沾沾的，好重的溼氣啊！』

『壬翁，我並不是和你專門開玩笑，實在，有一件事情要拜託你……』大少爺說的却異常和平了。

『豈敢，豈敢！有何見教？』

當壬生「受寵若驚」的一起身，少奶奶却跑了過來，附在大少爺的耳邊不住的悄聲說。大少爺似乎有些自在了；起先只是慍聲說『不幹，不幹，決計不幹！』漸漸的却點着頭微笑了。於是，雙方都訂約

成功了。少奶奶便叫春香將客廳裏剛搭好的牀舖拆開。大少爺便囑壬生趕今夜替他修書，還叫春香替壬生開燈，好提神補氣。

壬生笑吟吟的答應了，做個十分自然的樣子將少奶奶的水烟袋順手攬過來「弗六弗六嘶——」的吸著。

這一夜一切都安祥了。大少爺和少奶奶到明天下午兩點纔起牀。

三

這天下午四點鐘，氣候已到了九十八度，馬公館客廳裏却涼爽得和秋天一樣，只那從電扇發出來嗡嗡的風聲。大少爺躺在沙發上，一點生氣都沒有似的，袒着胸膛抽雪茄烟。小黑在屋中只是亂竄亂嗅，那短而肥的尾巴搖個不住；偶爾外面街頭上傳來一兩聲「酸梅湯啊……咧」的吆喝聲，牠的耳朵便一豎，很牢的貼着亂吠起來，好像那聲音過於妨害牠的狗權了。老乳貓給牠叫醒了，從沙發底下露出身來一伸，找到主人的鞋底下擦着背。